

西方人对自己的年龄是非常保密的,见面不能随便问及。尤其是女性24岁之后就再也不会把自己的真实年龄告诉别人了。中国人过去没有这一习俗,不介意询问年龄。可以直接地问对方:(问老人)高寿几何?(问女孩)芳龄几许?(问一般人)敢问贵庚?也可以拐弯抹角地问:“文革”开始那一年您多大了?您哪年读小学的?得到答案后,只要简单地加以推算,即可获知对方年龄。

中国人见面不仅可以问年龄,而且还给不同年龄赋予了西方人所没有的林林总总的称谓。例如:人初生叫婴儿,不满周岁称襁褓,2至3岁称孩提;男孩7岁称韶年,10岁以下称黄口,13岁至15岁称舞勺之年,15岁至20岁称舞象之年;女孩7岁称髫年,12岁称金钗之年,13岁称豆蔻年华,15岁称及笄之年,16岁称碧玉年华,20岁称桃李年华,24岁称花信年华,出嫁年龄称摆梅之年;男子20岁称弱冠,30岁称而立之年,40岁称不惑之年,50岁称知天命之年,60岁称花甲或耳顺之年,70岁称古稀之年,

透视中国年龄文化

郝铁川

80岁称杖朝之年,80至90岁称耄耋之年,100岁为期颐之年。另外,还有称童年为总角或垂髫,称青少年为束发,女子待嫁称待年或待字,称老年为皓首或白首,称长寿老人为黄发,0—20岁为天折,21—30岁为短寿,31—40岁为强寿,41—50岁为艾寿,51—60岁为周寿,61—70岁为稀寿,71—80岁为耄寿,81—90岁为耄寿,等等,不一而足。与西方语言年龄相比,中国则存在一种独特的“年龄文化”现象。

中国古已有之的年龄文化,具有很多优点。一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如古稀之年意指要珍重老人,杖朝之年是指允许80岁老臣拄着拐杖上朝,期颐之年是指这时饮食起居期有待于子孙奉养照顾了;二是体现了中国对增进人的社会化程度的重视。从

婴儿、襁褓、孩提(指可以举抱了)、髫年(换牙齿了)、黄口(指还像黄嘴小鸟那样不成熟)、舞勺之年(指可以习舞)、舞象之年(指可以习武)到弱冠(指可以当兵服役),女性从髻年(还没有发型)、金钗之年(有固定发型了)、及笄之年(有特定发夹了)、碧玉年华(月经始来)到摆梅之年(女子该嫁了),显示了一个人怎样从一个自然人变成了社会人,而孔子提出的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更是表现了对增进人的社会化程度的追求。

但时至今日,古已有之的年龄文化也日益暴露其时代缺陷。一是过度用社会性压抑人的私权。年龄属于人的隐私,不要随便问及是为了防止年龄歧视,损害平等原则。二是有过度论资排辈的倾向。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过去是乡土社会,由长老按传统习惯处理日常问题。重视年龄旨在区分长幼,长幼之序则是长老管束后生的依据。但在现代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各有其长,要发挥好各个年龄段的人的作用,既要老有所为,又要奖掖后进。大家坚持真理,平等相待,互补共进。



四月末,董桥先生正式卸任,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珍重》,引了许多历代名家的字句说离别,仿佛万般舍不得似的。每每看他写民国旧事,似乎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一个落寞的背影。虽然自小也读了些民国的书,但对那些满纸“清鼻涕不得了”的人物还是有些隔膜的,就像看明清瓷器的繁复纹饰,瞧多了容易犯困起来,倒是他写民国女史的那些事儿兀自跃出纸面,让人读罢欲谈深究,民国才子佳人的故事就中曲折复杂不输于现在的明星八卦,再加上董生文绉绉的笔法,欲言又止,令人遐想无限。

他又陆小曼的字画,“碰到一幅要一幅”,我心念念的是没了徐志摩,常年素服、潜心书画的陆小曼何以与照顾其衣食起居的昆曲小生翁瑞午厮守相伴。还有他写女画师周炼霞“动人的终归是工笔仕女花鸟”,又赞叹其“果然从年轻美丽到年老”但“真的美不过陆小曼”。董生有些偏心,苏渊雷称周炼霞“七十犹倾城”说的应是风韵而非姿色,郑逸梅说“她本身就是一幅仕女画”,清丽婉转颇有她画风之写照。她会画又能写,填的词常有佳作。陈巨来著有《记螺川事》写她与吴湖帆诗画合作的往事。

香港资深收藏家朱昌言先生富藏吴湖帆书画,藏品之精皆是吴湖帆平生得意之作。其生前低调隐于市,今年年初仙逝后,他旧藏的吴湖帆书画在素有“江南之苑”的百年老字号上海朵云轩四月底的春拍精品展上首次集中面世。其中就有吴、周合作之《荷花鸳鸯》。

今年恰逢吴湖帆诞辰120周年,展出他青绿金面之代表作《大龙湫》和《仿赵伯驹万松金阙图》等。现当代书画艺术的潮流在黑白水墨,重线条和意境,这固然和文人的审美情趣有关,同时不可忽视其中一个原因乃是文人画家对于青绿设色的技巧欠佳:青绿山水所用颜色皆由珍贵的天然矿石、贝壳制成,价格昂贵使之难以在文人墨客中普及,加上色烟熟之画师更为稀少。吴湖帆出身簪缨世家,祖上累积收藏宏富,使其自幼得以博览名家之作,学“四王”、董其昌诸家又上溯宋元笔墨丘壑,成就了其雍容华贵的青绿山水之大家风范。

素来收藏小品的董桥之前在文章中也曾表达过对于吴湖帆画作的欣赏:“合我心意的我买不起,没有新意的我又不想买,蹉跎踟蹰几十年,看了徐家这些绝品,我情愿我家里一幅吴湖帆都没有!”这般感叹道出了文人收藏眼光高、口味刁而资金又有限的局面,但好在读书人牵念的总是书画背后的“那一缕笔缘墨情”,惦记着的永远是闺阁之作透着的“画也深情,字也深情”。

喜怒不形于色,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他说,那时候,师突然说有个问题要请教。永刚想厨师又没学毛泽东、周恩来经常把我父亲叫去,对他的工作予以肯定。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天大的事啊,父亲却从不向外人提起,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母亲非常有教养,遇到何都要穿戴得整整齐齐?这个问题真难住了永刚,想想也是呀,即使是大热天,父亲也从不到再高兴的事,她都不会哈哈大笑,碰到再大的麻烦,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从不会絮絮叨叨个不停。

永刚家的那个厨师文化不高,但菜做得不错,永刚那时没有把厨师当回事。读中学时的一天,厨师突然说有个问题要请教。永刚想厨师又没学毛泽东、周恩来经常把我父亲叫去,对他的工作予以肯定。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天大的事啊,父亲却从不向外人提起,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母亲非常有教养,遇到何都要穿戴得整整齐齐?这个问题真难住了永刚,想想也是呀,即使是大热天,父亲也从不到再高兴的事,她都不会哈哈大笑,碰到再大的麻烦,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从不会絮絮叨叨个不停。

永刚家的那个厨师文化不高,但菜做得不错,永刚那时没有把厨师当回事。读中学时的一天,厨师突然说有个问题要请教。永刚想厨师又没学毛泽东、周恩来经常把我父亲叫去,对他的工作予以肯定。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天大的事啊,父亲却从不向外人提起,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母亲非常有教养,遇到何都要穿戴得整整齐齐?这个问题真难住了永刚,想想也是呀,即使是大热天,父亲也从不到再高兴的事,她都不会哈哈大笑,碰到再大的麻烦,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从不会絮絮叨叨个不停。

永刚家的那个厨师文化不高,但菜做得不错,永刚那时没有把厨师当回事。读中学时的一天,厨师突然说有个问题要请教。永刚想厨师又没学毛泽东、周恩来经常把我父亲叫去,对他的工作予以肯定。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天大的事啊,父亲却从不向外人提起,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母亲非常有教养,遇到何都要穿戴得整整齐齐?这个问题真难住了永刚,想想也是呀,即使是大热天,父亲也从不到再高兴的事,她都不会哈哈大笑,碰到再大的麻烦,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从不会絮絮叨叨个不停。

这个小镇称得上中国轻工业的摇篮。南通漫步

吴湖帆青绿山水之情深

傅译文

白天鹅

许淇

在我独自伫立的荒原上空,天鹅悲鸣着,飞去了。我少年时代,曾有一匹白马,一个姐姐。天鹅之歌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白马想起姐姐。白马仿佛天鹅的地上



之魂,或失落的伴侣。姐姐骑着白马来了!在湖畔,那倒影是月晕和迷离的树影。那是我童话里的公主!带我去吧!白马插翅便变成天鹅。铜号响了!地平线接着地平面。年复一年。姐姐什么时候再来呢?我希冀之白马又在何方?

悟性

徐慧芬

初始,老张临摹几块石头、几从树叶、几间茅屋,还蛮像样子。但随着进度加深,要搞创作完成整幅画,难度来了。老张与同学中进步最快的老李就拉开了一大截距离。见老张有些心急,皱着眉头把画坏的宣纸揉成一团又一团,老师教导说,画画除了多练外还要多思考,更要有悟性。老师让老李有空时多启发老张。

老李也很热心,常常诲人不倦。但是有一次,老师下课前点评各位的作业时,老师还没有注意到,老张的眼却特别尖,指着老张挂在黑板上的作业说:不对不对,月亮画错了,缺口朝右下,那是西半球的人才能看得到的,我们东半球中国人视野里一般是看不到的,你画的又是中国山水……此言一出,大家笑了起来,老师表扬了老李,说他观察仔细,却让老张好生尴尬。老张有些恼羞成怒,心想你一个工人出身的,也太张狂了,我退休前好歹也是有点身份的,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此后老张渐渐疏远了老李。老李也识相,不再对老张的画说三道四了。

学期结束前的一个星期天,老师让学员们把以往较好的作业布置在社区学校走廊里,搞一个小小的展览。老张在家里翻来翻去,自己也觉得实在找不出几张像样的可展览。正烦着,小孙子来了,老张也就懒得去社区,开始陪孙子下棋玩。下完棋,连赢几局的老张刚才的不快一扫而光。老张要带孙子出去兜圈子,孙子摆摆手说,我要去同学家练小号了。老张问:练小号,在家里也好练,为啥还要到同学家?小学三年级的孙子说,这个同学比我吹得好,我要请教他,让他好好教教我。老张又问,你这个同学是干部吗?孙子说不是,就是普通同学。老张笑了笑,点着孙子的额头:你呀,你一个大队长还要别人来教你,不懂得难为情!孙子说,这叫不耻下问虚心求教,有啥难为情,再说人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取长补短才会进步,爷爷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老张被孙子说得一愣一愣,继而脸庞开始发热变烫。孙子走后,老张挤出两张习作,赶紧往社区学校跑,他想,他一定要找老李好好聊一聊。

甲午初夏,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应邀给大同中学师生介绍钱学森在人生转折点上的重大选择,让师生们深受教育。我与永刚兄是好朋友,在交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钱学森的家教。

永刚的祖父钱均夫是文化名人,为钱肃武王32世孙,外祖父蒋百里乃民国名将;父亲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母亲蒋英是一位音乐家。永刚说,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认为要说的大道理学校老师都会讲,平时无需说教。他们“身教”重于“言传”,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榜样,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下班回家,他父母往往继续忙着工作,上行下效,孩子们也拿起书本学习。

喜欢读书是钱家的家风,但钱学森夫妇从未教过永刚如何读书,永刚说,有关读书的要义,他是从父母处观察来的。父母做学问,持之以恒,不功利,不着急,讲求一点积累,积累到一定份上,你不想让它起作用都不行。他的父亲就是这样学成的,他不是天才,没有跳过级。一年一年的书读下来,直到念完博士,所有的积累,终于将他的创造思维彻底激活。永刚告诉我,他那时候读书,不像今天这么功利,既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也不是为学习写作方法,一切都凭自己的兴趣。小学二年级他就天天抱着大部头的书看。《十万个为什么》刚出版时的

钱学森的家教

钱汉东

那个暑假,父亲让永刚一天看70页,不明白的问题攒着,等有空时可以问他。父亲从未如此明确地对他读书提过要求,这回是个例外,永刚也很重视,一天看70页挺紧张的,因为毕竟不是读小说,不要完全看懂还真不容易。到周末,父亲问他有什么问题吗?永刚赶紧把做了标记的问题提出来,由父亲帮忙解答。钱学森夫妇自己非常优秀,但对孩子的成绩从不苛求。永刚说他小时候的成绩单并不漂亮,那时是5分制,他总有几个4分。但父母看了,只是笑笑,从来不说,你再努力把力,考个满分。他们认为丢个一分半分很正常,硬让孩子拼出满分来,太累,也没有必要。永刚上初一那一年,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说,看看你的成绩单有什么问题吗?永刚看了半天没看出问题。老师说,这就是你的问题,对自己要求不高,像你这样的家庭,应该消灭4分,全拿5分。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刚跟父亲说起这事,父亲听完一句话都没说,呵呵一乐,走了。那年初期末考试,永刚果真全拿5分,他想这次一定会得到父亲的表扬。谁知父亲看后笑道,以前也不错的。永刚亦觉得亏吃大了,为了全5分,他少读了多少课外书啊。



绣球团玲珑 (中国画) 赵谷行

本匍匐于长江边的闭塞小城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在张謇画像的两边,是一副隶书对联:“入水不濡入火不熟,与子言孝与父言慈。”此为张謇的人生格言,意谓做事需要与有修炼与境界,处世需要行孝与仁慈。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张謇执着坚韧、筚路蓝缕,造福桑梓。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棉纺织股份制企业、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第一座博物馆、第一座综合性的工业园区等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拾级登上三楼,大厅正中摆放着一块洁白如玉的石屏,正面是“倚锦楼石屏铭”,背面是

“家诫”,均为张謇手书。大厅后现辟为张謇生平业绩图片展,那些被岁月长河浸染得有些斑驳的老照片,形象地展示了南通的前世今生,而光阴流岚却镀亮了这些远去的辉煌留痕。从碧波荡漾、柳岸翠堤的濠河到风光秀丽的

一个人与一座城

王琪森

芳、欧阳予倩登台十日、设备一流的更俗剧场等,南通的城市格局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城市化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大厅两侧原为卧室,东边是张謇夫妇居室及书房,这位富甲江海、坐拥金山的大实业家房内,仅是很普通而常规的几件起

